

清华的那点事儿

电子系 黄杭军

二月初的一个星期天，正在睡懒觉，被手机吵醒，原来是洪晓雯。语气和原来一样：“阿黄，我们班要在校庆前出篇稿子。”我说你是才女，这事你最合适呀！晓雯曰：最近忙死了，接了一个几十亿的大标。得，我这篇稿子是逃不掉了。不能影响晓雯干事业呀。

晚上提起笔来，觉得想写的事情好像很多，却又不知道从哪里说起。转眼毕业二十年了，想想还跟昨天似的。去年抽空回了一趟母校，特意去了趟十号楼，没成想人去楼空，入口处挂着一个牌子：清华大学学生精神咨询中心。站在门口感叹了半天。就从这个在我心中刻下深深烙印的十号楼开始，聊聊清华的那点事儿吧。

我下铺的兄弟是李柏（阿柏），是个灵气十足的北京爷们，血型和我一样，都是B型，容易激动的主儿。电物5班的学习偏重理论，于是班风整体比较内敛。阿柏是个例外，整天一堆“狐朋狗友”。记得北京玩法的麻将我就是跟他学的。直到毕业后，还时不常的在五棵松那边小聚撮麻，打发研究生那无聊的周末时光。之后阿柏去了澳洲，一晃十多年，甚是想念。

和我并排的上铺兄弟是张东胜，特别喜欢钻研DOS，计算机书一大堆。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条长长的木板，两米多长，糊上报纸（似乎山东人特别喜欢在什么东西上都糊上报纸），再往墙上钉上大钉子，把木板往上一搁，就成了简易书架。由于特别长，有一半也伸过来了我这边，于是我也有了个免费书架，上面堆满了书籍和杂物。有一天晚上我做梦，梦见我躺在毛主席在中南海的那张著名的大床上，只是感觉特别不舒服，感觉床变小了很多，而且非常硌。早上起来一看，才发现那块木板因不堪重负，在我这头整个掉了下来，于是东胜那边的DOS书，连同我的书本和杂物通通滑落到我的床上，至少五十来本。想想年轻的那时候，睡觉真沉。

说到睡觉沉，没有谁能沉过陆红飏呀！一个清早，大约七点来钟，东胜的父亲从山东来看他。推门进来，东胜在上铺一欠身，揉着眼睛用

山东话喊：“爸，怎么来的这么早？”我们都被喊醒了过来。没想到对面上铺的陆红飏“噌”地一下从被窝里坐起来，也闭着眼睛喊：爸！比东胜叫得还亲热。

宿舍里最神的要数刘洪武（室长）了。中午吃完饭，甭管有事没事，都要来盘象棋。下完后倒头就睡，睡觉时有轻微呼噜。神就神在只要有人说声：室长！他就能立即停止打呼噜，而且继续保持睡梦中。睡觉的姿势是非常标准的立正姿势，有时两手还插在裤兜里。该君对《易经》之类的高深东西非常痴迷，很多话语令我等平庸之辈领悟半天而不得要领。室长毕业后去了美国，可惜了。换成在国内，哪里还轮得上CCTV里那帮人讲《易经》。

郑东绝对是我们班的活宝人物。我一直觉得郑东学无线电实在是资源浪费。和郑东同宿舍的时间不长，但听他讲的笑话和抖的包袱比听到的所有相声还要多。该君是文学奇才，能够把量子力学中的开山鼻祖“薛定谔”翻译成“斯钉饿格”。如果当年想清楚了去开一家“东云社”什么的，没准儿比今天的德云社还火。可惜呀！

搬到26号楼以后，我又和冯晨晖、肖彬、徐海涛、任文革（绰号“老人”）、王晓东等一个宿舍。老冯是同学中最为沉稳的一个，但又是没心没肺的主儿。看完“黑太阳731”后，我们其他几个吃不香睡不好的，老冯居然啥事没有，还能清晰地推演电动力学的高深方程，令我等佩服不已。

肖彬是我们班的帅哥，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，拿今天的话讲是“美眉杀手”。那个时候绝对不会想到今天他会成为“Tri-Kid-Dad”。海涛老弟是典型的性情中人，红学大腕儿，多才多艺，曾经在一次班会上原创一个谜面：“宝玉撕扇”，打电物5班一女生姓名（谜底在本文中可以找到）。毕业后去了华为，是李一男的雏形。“老人”做什么事情都非常认真，一丝不苟，笔记记得超好。“老

在一汽成长

汽车系 崔晓娟

人”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阿黄，别着急，别着慌，吃了饺子还有汤。这句话对我潜移默化影响了二十余年，确实对我B型冲动型的性格产生了些许影响。

王晓东来自佳木斯。进清华之前我真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，惭愧！他床边总放着根拨棍，据说是用来打球的。直到毕业后我去加拿大生活了几年，才弄清楚那根拨棍对北方人的意义。王晓东是我们宿舍最有个性的人物了，但由于年轻气盛，和其他一些同学的关系有段时间挺紧张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更多的是青涩苹果的感觉。其实，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是从青涩慢慢走向成熟吗？

1990年是过得最快的一年。我们匆匆告别了同学，告别了母校，各奔东西。幸运的是，我们这些去航天部、电子部读研究生的，又被分配到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同一个班读基础课。来自半导体的肖斌、孙自敏，来自无51~54的张昊（昊子）、贾瑞宾（贾瑞）、何毅，王春德（大春），来自电物的孟蕾和我，又延续了一年快乐的同学时光。清华有个著名的“虫虫”理论，到了成都彰显了出来。我们这些虫虫，都好像变成了抢手的龙，被热情的成都MM一阵追杀。幸亏在成都只呆了一年，否则我们这些虫虫可能有一半要被留在成都回不了北京了。

二十年时间一晃而过。在人生匆匆的脚步中，时时回想起清华五年的点点滴滴。不论是欢乐还是痛苦，都在我们的生命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，同时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同学之间的珍贵友谊。☑

1990年的夏天，挥手告别了清华同窗五载的师生，背着行囊，来到了长春第一汽车厂，那年夏天的雨特别多……

记得刚上班的时候，第一个设计工作是画一张汽油机的活塞图，这是我的长项啊，在学校的时候，机械制图成绩优秀，结业设计的图纸也画得又快又好，那时单位还没有计算机，都是手工画图，很快图纸就画完了。画图是容易，但从制造到质量，从装配到检查的全部技能就不是一天半天能掌握的。要迅速地提高技能没有捷径，只能弯下腰去实践，去专业厂和终端用户那里了解第一手资料，动手拆检发动机，经常是一身脏、一手油。从清华毕业，以为总可以做个白领吧？如果你想做个好的工程师，就放弃你的白领梦吧！

2000年，我开始参与全新的6DL奥威发动机开发。一汽原有的CA6110柴油机生产了近二十年，竞争力优势逐渐下降，“解放”要成为世界级的品牌，就必须打造出自己的核心动力，开发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品质大马力柴油机。做为项目组的技术骨干，从一张张图纸的设计到一个个试验的开发，记不清有多少个披星戴月的晚归，我和我的团队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成果——国内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、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CA6DL奥威发动机在一汽无锡柴油机分公司投产了。之后我被任命为6DL发动机开发项目经理，带领项目团队完成了6DL发动机扩排量的设计和开发，以及满足国III和国IV排放法规的产品的开发，不仅保持了产品的持续竞争力，而且总结出适合中重型柴油机开发的“三代开发”的流程。

在6DL发动机紧张的开发工作中，我想到，自己多年从事设计工作，经历了手工绘图、CAD绘图、Pro/E 3D绘图的过程，但是市场竞争日益严酷，一款“老解放”风靡中国20年的神话永久地结束了，设计方法如果不改进，就无法跟上现代产品开发的速度。技术中心成立课题专门研究“画法”，我作为课题负责人，主导课题组完成发动机参数化设计方法的研究，它在国内首次的成功应用和推广，大大提高了一汽集团公司的发动机产品设计的能力和水平，为自主研发产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提供了有力的保证。

十几年如一日的耕耘，凭借十余载的技术积淀、勿忘厚德载物的校训，我赢得了项目组成员和其它部门的大力支持，由于项目工作成绩突出，我带领的项目团队多次被评为最佳团队奖，我自己也被集团公司聘为高级专家，2007年“解放第五代奥威重型商用车及其重型发动机”的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。

自主——对一汽而言意味着责任，而对清华人而言，意味着承担，没有自主的研发，就无从谈起自主的产品。

二十年过去了，我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在一汽，虽然没有长成参天大树或栋梁之才，但有根的生命就是有质感的，她就会长出枝丫、开出花朵，她就会饱满多汁、芬芳而安宁——因为她植根在一汽这片沃土上！☑